

笑的人

郭富寶放牛
大觀壽



輯舊書店發行

MG

I 230

9

笑了的人

太行山劇團集體創作

秦富寶放牛

平順縣南莊潘玉元 原作

新華書店編輯部 改編

大觀亭

武鄉四高白玉等合作

出版者
發行者
新華書店



3 2173 1167 3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定價

元

目錄

笑了的人.....	(一一)
秦宮餐飯.....	(二二)
大祝壽.....	(二七)

笑了的人

太行山劇團集體創作
趙子岳執筆

時間 一九四五年春（開展羣衆運動以後）

地點 八分區

人物

張來旺——三十歲，忠厚耐勞，當羊工多年，八路軍到後，才得翻身。

春苗——二十八歲，多情，來旺新娶妻，前夫家因二十七軍搶劫，完

餓死。

路娃——九歲，春苗帶來的前家子，活潑可愛。

老彭——三十五歲，聰明能幹，好吃懶動。

羣衆——若干

路：（爬在桌上帶玩帶唱）毛主席，好比那，高山紅燈，引導着，咱百姓，翻呀翻了身……

春：（在外場）路娃，快來洗臉。

路：（沒有聽見）……咳咳嚔嚔，給咱們過得好呀光景咳咳嚔！

春：（在外場）死孩子，光說唱，看你幾輩子啦，連圪腦也沒有洗過！

路：（玩皮地）怎麼你半個月啦，連個歌兒也沒有唱會（說着走到出去的門前）。

春：快把臉洗乾淨，出去也像個人樣兒，人家都忙着預備去開大會，誰不是收拾得乾乾淨淨的（說着給路洗臉）。

路：（上場）怎麼從前你就不給我洗臉？

春：從前人都要餓死啦，還管他臉不臉呢！

路：（抹了抹自己的臉）娘！我的臉大啦，給我鏡子照照。

春：（糾正地）胖啦！桌上。

路：對！臉胖啦，咱們天天把他洗乾淨！（從桌上拿鏡子看）

春：臉上也紅起來啦。

路：不，你看手上還有一點兒不乾淨。（下）

春：（不耐煩地）真是洗起來又洗不完啦，（又擦了幾下）去吧，行啦！

路：（上場忽然想起）娘！你說今天開的是什麼會？

春：你就不聽人家說是翻身大會（給路手巾）。

路：你說比歡迎勞動英雄的會……誰大？

春：還是這會大，人都翻了身啦，這才真是高興呀！

路：還要鬧秧歌吧？

春：有好幾村的戲，還有軍隊裏的劇團秧歌那就更不用說啦，可要熱鬧啦！

路：（高興地跳起來）呀！實在好（着急地）娘！怎麼天一亮就吃了飯，這會還還不曉得

走？

春：咱的飯吃的太早啦。

路：（高興地）……娘！你快些給我換上新衣服吧！

春：衣服不在家，你爹一早到村公所拿去，還沒有回來。

路：（又引起他的懷疑）娘！咱的衣服是讓二十七軍搶走的吧？

春：都是那壞東西給搶了。

路：我爹可是二十七軍打死的吧？

春：不要說這些！

路：（更懷疑地）……這話不敢說？

春：（不耐煩地）我嫌說起來傷心！

路：（沉默了一下）……娘！怎麼上一次開門爭會，拴了五個，吳拴了兩個？

春：把他們寬大啦！

路：（不願意）那是誰要把他們寬大的？

春：政府想留下他們幾個好人老百姓也贊成，反正人家共產黨八路軍和二十七軍可不一

樣，殺個人也是不容易哩！就是槍斃那兩個，你沒聽人家說，實在不得已才槍斃的。

。

路：八路軍真好，人家那會兒看見我快餓死啦，還給我吃飯哩！

春：（引起他的歡喜）要不是八路軍抗日政府就沒有你我沒有咱這家人啦！

路：（又想起）娘！你說咱從前的家好，還是這家好。

春：你問這些幹什麼？

路：不，我是說我親爹好，還是這爹好？

春：老爺，你不要麻煩我啦，什麼也問。

路：不……你告我是誰好？

春：（不好意思地）都好，沒有你那個爹也活不了人！

路：從前的爹打過我，這個爹還和我耍哩！

春：從前是你的生身父母，現在是你的養身父母。

路：我是兩個爹一個娘是吧！

春：（可笑的）死孩子，你再瞎說！

路：（不在乎地）什麼也不敢說！（唸起口歌來）走走走，沒人留，一走走到柳樹口。

春：你怎麼又唸這些從前的倒運歌兒來？

路：怎麼這歌兒倒運？

春：那是從前人在家裏餓的不行啦，往外邊逃難的歌兒。

路：那唱個歌可以吧？求神不如求自己，過光景要靠毛主席。（反復的唸）

春：（笑，此時遠方有鑼鼓的響聲）。

路：呀！鑼鼓響啦！（高興的跳走）。

春：換了衣服再……（見路已走，回頭掃地，並小聲唱毛主席歌，稍停來旺滿臉笑容得意地走上）。

家：（一進門把包袱重重地放在炕上，高興地）春苗，看你的衣裳，這可算是拿回爺

噫！

春：（「台頭」唉！回來啦（很興奮地急忙接過包袱解開）。○

來：你把衣服好好點一點吧。

春：我不是告你說，大小一共七件，（很快地點衣服）。○

來：知道是七件，是摸不着你到底有些什麼衣服，再不要給人家錯混了。

春：對，（看了看）可是對對兒地，一點也不錯，嘻嘻（興奮地）我……我作夢也想不到這衣服又回到自己家裏，……要不是八路軍農會，還能成了個這！

來：真是，沒有八路軍抗日政府，還說衣服哩，連條綫也拿不回來。

春：就是衣服有些濕啦，準是在地下埋的。

來：濕了濕了吧，總比拿不回來強。

春：（翻着衣服）喲！這就是我出嫁的紅襖兒，這不是路娃的衣服……。

來：對啦，路娃有了衣服，今天就讓孩子穿上去開大會，孩子也是可憐了好幾年啦（低抽咽）。

春：（當拿起路娃親爹的衣服，想起傷心事不由流下淚來。）

來：怎麼不說話？（回頭看）喲！怎麼哭起來啦。

春：（喘息起來）……。

來：你看！（說着走到春的床前）女人家再有什麼本事，招架不住就是一鼻子淚，人家都高興哩，你却又哭起來啦？（又看見春手裏拿着一件男人的褂子，玩笑地）呵！呵！對啦，這是又想起你那一口兒啦！對……那那……就該哭，好好哭吧，你們

算是結髮夫妻哩……。

春：（在痛中又要急於解釋），你就不說你這些話，他死了的人，我才不想他……。

來：不想，可是流的兩眼淚，那還能騙了人！

春：（更加喘息了）你……我不給你說。

來：啲！越哭的利害了！（轉過開玩笑的口氣）唉！我是給你開玩笑哩，怎麼真的就變成這樣，難道……（用手拉春的袖子），算啦算啦！

春：（抵了一下身子，但心裏是接受了來的安慰）。

來：我問你，你到底是嫌我說錯啦，還是真想起路娃的親爹……

春：誰嫌你哩！

來：（鬆了一口氣）這這不對了，你要是想路娃的親爹，唉，要哭是要哭，那可真該想，人常說『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們這是半輩子的結髮夫妻啦，慢說是你，就我和人家是個見面的交情，聽說讓二十七軍打死，還傷了半天心哩，你當咱這人還是從前那圪腦，你就哭他一陣子。喂！咱還能吃這醋？

春：就不要賣你那膏藥！

來：嘻嘻，你說咱這膏藥不好，比上那開胸順氣丸兒來的還快哩！

春：喇！（被來鬥笑了）。

來：你你看見效不見效！（又把話轉過來）說起來啦，我到也想問一問——你看，咱們說是一個編村，可是還相隔幾十里，你來了這幾天咱們沒有細細談談，路娃爹他是機盟還是暗八路？

春：他要是饑盟八路前三年就讓人活埋啦！

來：那他也是讓人無緣無故打死的。

春：那還不是常事！

來：他的屍首找到了嗎？

春：就是死在家裏。

來：聽說在路上打死的？

春：我給你說吧，先是叫二十七軍把牛殺吃了，路娃爹三月兩月不在家，成天交差，就是回來一下，還沒有把一頓飯吃完，到又讓人家搶走啦，地裏莊稼種不上，有從前剩下的一點糧食，還讓二十七軍創個光……接着就是該下人家的糧款給不起，讓那些辦公人們吊起來，連打帶罵把家裏收拾了個光……。

來：這衣服也是那會兒拿走的？

春：再不要說起這衣服頭一天讓人家吊打了個七死八活，第二天除把家裏收拾光，那些狠吃的又把身上的衣服脫去（隨手拿起棉襖讓來看）。我一看見上邊的血……實在不能由人……（他又低了頭）。

來：（驚奇地）怎麼還有血？……（來也在看着血衣同情地沉默了一下）……

春：（激奮地）成天跑在山溝里不敢回來，爹娘連病帶餓死啦，剩下三口人，孩子叫，大人哭，也快餓死啦，他爹爲了孩子老婆，你知道是怎樣跑下山去的求親告友的好容易借了二升小米，可是往回走到半山上，又碰上兩個二十七軍他把二升糧食搶走還不行……（痛心地）他說：『媽那×，這個老傢伙還活的有什麼意思，給他五毛

錢回家去吧！』（註：五毛錢是當時的步槍子彈一個的價格）

泰：是打了一槍？

泰：（沉痛地）唉！回到家裏，滿身都是血跡，在炕上告我人家怎麼打他……他還是不放心他的孩子老婆……

來：唉！

泰：（又是喘息了）……他……他的氣都斷啦……眼上的淚還沒有乾了……

來：（氣收地）不說啦！不說這些傷心事啦，誰家不是一樣（拉着泰的袖子）這會兒可抬起頭啦，誰還敢欺負咱，不要哭啦（拿手巾）我給你擦擦臉。（老彭突然站在門口笑嘻嘻地）

彭：（有意驚人）噯噯！你看這兩口兒！

（泰苗的淚還未擦淨，來旺不好意思的走開）

來：從那兒又冒出一個老彭來。

彭：真也不錯，才拜了天地兩天，倒親熱成這個樣兒！

來：哭的收拾不起來啦，還親熱。

彭：那怨你好話沒說到（過去又看泰的臉）人家給你說了好話，怎麼還不高興？

泰：（低頭不語）……

彭：可不要忘了你們是自由結婚呀，兩情兩願的還記得吧，就在這屋裏，（學他們當時的動作）一們站在這兒，一們坐在那兒，男的說，『你真不嫌窮，願意給我看門的話，就來吧，』（又學女的動作）『你要不嫌我看不下你這門，我就給你……』

（來與春都笑了）

來：你是來我家裏唱戲來了！

彭：（仍接着說），我還要問你那天你倆想見面不好意思，是誰把你們拉在一塊兒呢？還不是我老彭的功勞！

春：（玩笑地）誰領你的情，要不是抗日政府八路軍誰也自由不了。

來：（同意地）對啦；這是政府的功勞！

彭：喲！這倆人真算扯到一股弦兒上啦，對，就算是政府的唉，說正經的今天是個喜日子，怎麼春苗這麼不高興呀？

來：那不是（指炕上的衣服）看見衣服啦，就想起前家的丈夫來啦！

彭：鬧了半天是這個呀，當是你兩人攔不在一塊兒啦，哎，春苗，死去的人還想他幹啥，你看來旺這小伙子還不夠結實。

來：人家是想起他前家一家子死的慘！

彭：要說起慘來誰家不慘，一家死四五口，活埋石頭砸，推到崖裏坐飛機的那還不是常事，反正二十七軍來咱就得死，八路軍來了咱就能活，這就叫七死八活呀！

春：八路軍就是來的遲啦，早來兩個月，還能死了那些人！

彭：哎！事情還能合你的適！

來：可不能怨人家八路軍來的遲，誰知道國民黨抗日是那樣抗日，把老百姓都抗完啦，夾着尾巴投了老日。

彭：就咱這些命還不是八路軍給救起來的！（忽然想起）對啦，今天開翻身大會……。

來：（打斷話）不是開翻身大會。

彭：那是什麼會？

來：農會給我寫的圪條（在身上費了很大的勁兒，掏出來，）你給咱認一認？

彭：我看，（細細看了一下）是『慶祝八分區人民再生紀念大會』，是再生會。

來：和翻身會一樣不？

彭：再生就是死過去又活來啦。

來：對對！

春：咱這還不是死過去又活來啦！

彭：就和小孩過生日一樣……咳，我是說咱們村裏的故事，可得鬧成個樣兒，我

別來的早，咱們打扮好，還得在一塊兒套一套。

春：嘻嘻！你們又該敗興啦！

來：『敗興』哼！還全說我們倆哩。

彭：真是，看他那個村子有咱這一套兒？

來：今天可有好衣服啦。

彭：對啦，讓我看！（翻那些衣服）

春：（拿起他的紅襖）把我這襖讓老彭穿上。

彭：穿就穿上，你看見我老，這可是才正經年頭活人哩！

春：老彭也是老後生！

來：誰也是返老還童哩！

彭：可不是，你說我入老，心可不老。（吐舌頭）

春：來，來給你穿上（拿紅襖給彭披）。

彭：咳，還沒有摸臉哩，就能穿衣服，幹啥事還沒有個起矩。

來：對啦，顏色他們拿走啦，春苗給咱取去吧。

春：（走到門口）老彭可要多擦粉。

彭：半斤十兩盡着拿吧，還怕上不上。（春笑下）

來：讓我鬧些洗臉水。

彭：不洗臉，洗光了還怕掛不上粉哩，不忙，抽袋烟再慢慢來。

來：（又在尋帽子衣服等）好幾年啦，就把這鬧秧歌的事忘掉啦。

彭：哼！二十七軍在得時候，村裏人多，可是那兒也是靜悄悄的；現在死的沒幾個人啦，倒比從前還熱鬧！

來：就是人有了心勁啦，從前那裏還有過光景的心思，沒有的是沒有，就是有了升把小米還不夠換一頓油圪饊吃哩！反正就不打算活下去啦！

彭：國民黨中央軍就不能提，那裏還有這號軍隊。

來：你不聽開會說，國民黨一黨專政，就是幹的個這！

彭：我日死他親娘的，這可幹的不壞，特務國民黨二十七軍，和他日本老爹把老百姓一下子就幹了個家破人亡鬼吹燈！

來：有人說，那是天災，那才是放狗屁哩，去年的蝗虫真多那不是天災，可是人家八路軍來了，政府領導老百姓一打，再一種晚秋，呃……安安然然渡過去啦！

彭：唉呀，多虧把蝗災遭到去年，要是前三年的話，連這倆人也剩不下啦！

春：（拿着顏色碗上）給你們顏色。

彭：顏色來啦，來旺，讓我先給你抹個三花臉。

來：不，自己照着鏡子抹，我還要給上次變個樣兒哩。

春：你可不要和上次抹成那個死難看的樣子。

來：要那樣好看幹啥，還怕娶不下老婆。

春：（玩笑地）你可算有了老婆啦，一天過不好就和你離婚，你還當是從前？

來：是你說的那麼容易，還得合了政府的法令呀，這一套兒我可弄清楚啦！

彭：嚟！嚟！「嘴裏說離婚，到更顯得親，光景過好了，不忘八路軍！」

（來春同笑）

來：你可是說對啦！不敢忘了八路軍！

春：老彭實在會編哩！

彭：哎，要不是八路軍抗日政府還能把這些個少男沒女的湊成一家一家的。

來：真是要沒有八路軍共產黨，不要說娶媳婦的話，還不是一輩子窮光蛋到底！

彭：那還用說，你還不是放羊一輩子。

來：放羊到沒有啥，是十三年沒得過一文工錢，還倒該下主家的二百塊錢的利息！

彭：我問你這會呢？

來：哼，自從抗日政府來了，咱也敢說話啦，和他講了講道理，公公道道的清算了一下，退回兩垧地還有四間房子，主家也知道從前對咱都太刻薄啦。

春：老彭，你說咱們這些人作夢吧，還能夢到今天還要翻身！

彭：真是，你兩口兒可真翻的不壞，像咱這就不算話呀！

來：這話是怎麼說哩？

春：怎麼，你沒有房子，沒有地？

彭：沒有多，還沒有少。

來：那你怎麼就不算翻身？

彭：（裝腔作勢地）也有吃也有喝，就是黑夜裏翻過來翻過去，被窩裏還是光桿兒一條。

來：哈哈！（大笑）

來：日娘的，鬧了半天你是沒有老婆，這怨誰，就是怨你自己。

彭：怎麼怨我自己，從前光棍汗，現在還是棍汗光！

春：像你這桿兒，越是八路軍來了，越沒有人嫁給你，女人們也認清啦，倒不管你窮富；不肯受苦，不好好過光景，誰也不肯嫁給你。

來：對啦，你看我從前是個窮鬼，人家誰願意跟咱，你看現在，誰見了也是來旺，我跟你吧，來旺我跟你吧！

彭：那這春苗就是那麼跟上你的？

來：哼！你還不知道，咱不要，人家就非跟不行。

（彭，大第，春急找笤帚打來，來跑開）

來：看一婦女你們多厲害。咱說正經話，你要好好勞動才行，前二回你沒有參加歡迎勞

勝英雄大會，你不見人家處有仁，牽回邊區政府獎給的一條大牛，現在的政府就是看得起這號人，那些壓迫人的惡霸，二流子，懶漢以後都吃不開啦。

寒：對啦，還能坐在家裏等着翻身，女人家就有心嫁給你，還怕人家笑話哩！

寒：你看人家勞動英雄，不光是自己能勞動，過好光景人家處有仁去年帶着全村的人燒木炭渡荒，到山下拾麥子路過日本砲樓，人家拚上命的在前頭走給大家壯胆子，人家是爲了大家，你就不說當英雄，難道連自己的光景還過不好。

寒：光說八路軍好不行，還得自己幹哩！

彭：喲！到讓你倆口子把我說住了！唉！說實在話，我不是懶，是從根兒幹門行幹壞！地裏的活兒咱就沒有幹慣。

寒：再不要說門行了吧，那都替東家坑人的事。

彭：不說啦，從前的事不說啦，來旺，你說我算老不算老？

寒：三十多歲，正是出力的時候哩！

彭：（有勝心地）真是，前半輩子糊作壩塗，後半輩子還能是這樣兒！

寒：對啦，咱這裏有的是地沒人種，你只要肯受，還怕過不了好光景！

寒：現在政府多好呀，自己過好了光景，人家還要你做狀元，獎賞你，從前人家誰管你！
寒：從前還能說，那都是吃老百姓肉，喝老百姓血的些狗日的們！說起狀元來啦，從前那是有錢有勢的書香人家才能做狀元，吹鼓手的兒子連書都不能唸，現在咱這要擺把的土把式，也做起狀元來啦！

寒：從前人家誰看得起莊稼人，咱這女人家就更不必說啦，現在人家勞動英雄說，中學

生給端飯，邊區主席還得給人家握握手哩！

彭：就這日娘的二十七軍還要說共產黨先甜後辣不敢上當，我到見了二年了，也沒有轉一下。

來：那老根據地，不是樣兒，八路軍去八九年啦，是越來越甜。

春：這可什麼也不怕他啦，老百姓可算是有了主兒啦。

來：就我來旺也從羊羣跑到人羣裏啦，誰敢不當人，縣長來開會，還得給咱民主一下，今年努一把子勁兒說不定還要中狀元。

彭：越來越有勁兒，來旺我配着你幹，從前咱不好，世道也太不像話，現在有政府軍隊幫助咱過光景，自己再要不肯受，那就不像個人。

春：老彭，這樣兒還怕你娶不下個好媳婦。（大家笑起來）

彭：對對對！（高興地）這一會讓你們把我的圪腦也說開啦！

（路娃在門外叫着跳進來）。

路：娘……娘……（氣喘地）……人家都快到咱們門口啦，咱還不快走！

來：快快快！不敢說啦，快裝扮吧。（拿衣服穿）

路：爹，你怎麼又穿穿這襖兒啦，人家民兵集合啦！

來：今天開秧歌，我不站隊，……快快快！（向春）咱的剃頭刀子讓我刮刮鬍子，把這愁氣退一退。

春：哎呀！從前連頭也不剃，這又成了三天兩頭刮啦，人家都快走啦，你快些吧！
來：對對對！我到忘了，昨天才刮了臉。

彭：不要急，還怕他們不等咱。

路：哈哈！看老彭叔那個樣兒？

彭：（越作了個鬼臉）鳴！

路：哈哈！像個老母猪！

春：（看路一眼）不敢糊說。

路：你快給我換衣服……（春又幫着路穿衣服）。

彭：來旺，活了這樣大聽也沒聽過這老百姓翻身。還要什麼事也能管。

春：從前誰可知道些啥事呀！

來：別說是咱們，就連咱那上幾輩兒，的爹娘老子也不知道這翻身是個啥，這是咱的翻氣，可就趕上共產黨八路軍來，除沒有餓死，還翻了一個身！

春：呀！（興奮極了）越想心上越過不去，咱們怎麼報八路軍的恩情呀？

彭：人家勞動英雄不是讓咱加緊生產，練好民兵打日本嗎？

來：那不算，這是咱們老百姓應該作的事！

春：還是給八路軍送點東西才好哩！你們快說送個什麼好？

來：（想了想）最好是拉上幾隻羊，你看多裝人呀！

春：你這放羊的出身，張嘴就是羊，（向來要）你給咱拉來，不說起來不生氣，全喂了那些二十七軍狼啦！

來：（有意地開玩笑）不送羊，還不送幾隻雞。

彭：你看不放羊啦，又來放雞。

春：你們快說送點什麼表表咱的心思？

來：給你說吧，我早就想收啦。

春：你快說，送什麼？

來：好，我給你們說，好好聽，送一個鏡子一碗水還有一塊鐵。

彭：你這還叫個什麼禮物。

春：聽他說笑話哩，人家還缺你那一面鏡子，一塊鐵。

來：你們聽我說，這樣才能表出咱老百姓的心思，這是有講究的，你看，一碗水是說咱們的政府清如水，一個鏡子是說共產黨領導人民明如鏡，一塊鐵是軍民團結像一塊鐵！

彭：呵！這是有講究的，好，咱就這樣送。

彭：這比送別的東西還有意思。

春：可是光送這也不好，咱這裏出柿餅核桃，我是怕不好，也沒有敢說。

彭：好，八路軍——人家還不知道咱們老百姓的困難，千里送鵝毛禮輕仁義重，這也是表表咱的心。

路：娘！讓我拿柿餅去（下）

來：對呀，把柿餅核桃裝在口袋裏，讓我担上，路娃。

（路答應）

來：再拿個担子。

離：（路答）

春：這孩子不行，讓我親自去吧。（急下）

彭：來旺，今天可要鬧個痛快！

來：那不用說，過去就是唱兩句，也是死處作樂哩，如今可是真高興啦。

彭：對，把嗓子放開，美美地唱他兩句。

（此時彭頭向後畫臉）

來：你剛才念什麼會呀？

彭：慶祝再生紀念會。

來：對啦，再生。

彭：聽說，各村的人都來。

來：你想這會誰不想去，都是高興的。

（春抱着一袋柿餅一袋核桃，氣喘地上）

來：拿來啦，快用繩子綁到担子上。

路：娘，快給我換衣服，他們都來了。

春：來，你爹才給你拿回來。（邊說邊穿）

路：娘，你看老彭叔畫的那樣，像個老母豬。

來：瞎說。

路：老彭叔給我也畫個臉。

春：別打擾他，你畫那幹啥？

彭：高興嗎……來畫個臉。（畫臉）

來：對，路姓也打個臉。

春：這樣熱鬧要不是留人看門，我非得去看看去。

來：把門鎖住去吧，這樣的大事不去參加，啥時還能看看呀，自從八路軍來把這裏哈

可辦的好啦，就是不關門啥也丟不了。

彭：就是麼！那可得去。現在不是從前啦，放心大胆去吧。

春：那我也換上衣裳去。

彭：快換衣裳吧，人家來啦！（鑼鼓聲越來越大）

來：咱穿上衣服先在這試驗試驗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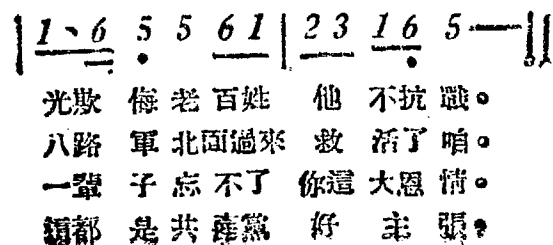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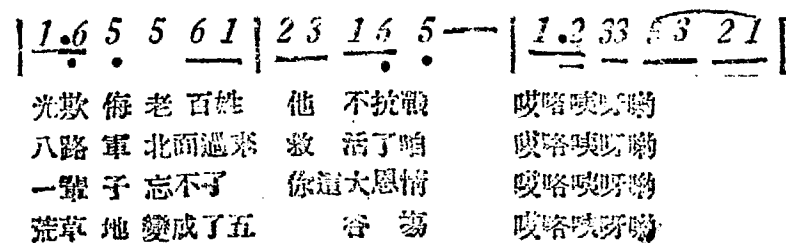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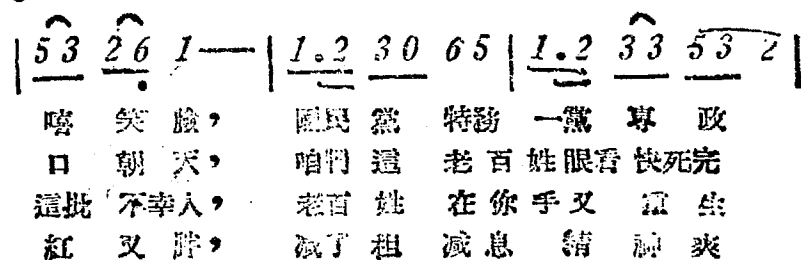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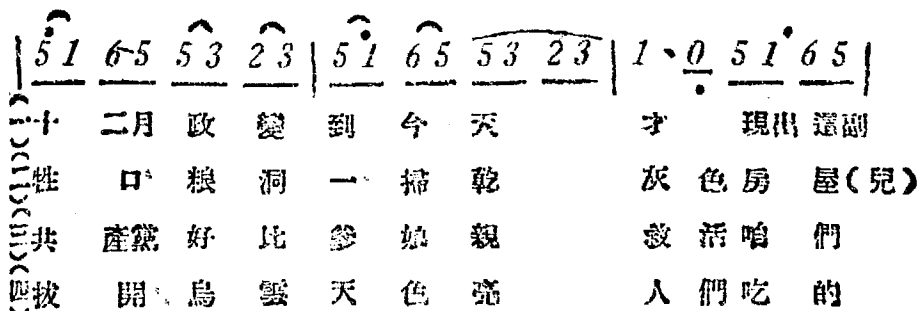
彭：對……。

（此時彭來二人在場上即舞起，路亦在桌子拍手叫笑，隨後後台湧出很多羣衆至門口，響着各種樂器，附合前台唱再生紀念曲，並有一個或數個已畫好裝參加裏邊扭起來，至唱聲漸完出門閉幕。）

——閉幕——

(愉快輕鬆)附 再生曲

黎城小調
胡菲詞



秦富寶放牛

平順縣南莊溝王元
新華書店編輯部 改編

（這是個兒童劇，各種地方戲調子均可演唱。若在不順本地演出，可混用大鼓子、襄垣秧歌、小放牛三種調子。）

時間——一九四五年陰曆正月十八日

地點——平順南莊溝到寺頭的路上。

人物——秦富寶 十三歲男孩。

姐 十四歲女孩。均穿舞衣，男衣較短。

妹 十三歲女孩。

第一場

寶：（內唱起腔）太陽上來照山頭！（執馬鞭子上。碎步跑一週——馬鞭子可用紅花綢

飾——站台中唱）咱如今熬到了好年頭！

（轉清流）——各地方可選用本地慢而不拖後噪的調子，但要字字清楚。唱起來要

左右換場，並做適當的表情，但動作不可過零碎，做一下要抵一下。）

太陽上來照山頭，咱如今熬到了好年頭：我的名字秦富寶，家住平順黃崖溝（用馬鞭指），家裏貧窮難糊口，九歲上就給人家去放牛。一條小街光溜溜，人家的孩子街上走：人家的孩子上學去，咱富寶趕牛上山頭，一條鞭子拿在手，還得背個拾柴簍；放不飽牛，拾不滿簍，到晌午不敢往回走。人家的孩子戴花帽，咱富寶每日晒光頭（拍頭）；人家的孩子穿新鞋，咱富寶露着腳指頭（抬腳）。人家的孩子穿衣服，乾乾淨淨多講究；咱富寶披件破布衫，小脊背晒得黑油油（摸背）。人家的孩子跟娘睡，有舖有蓋有枕頭；咱在牛圈搭上個舖，鋪是簾片枕是磚頭。人家的孩子吃頓飯，有爹娘舀在碗裏遞在手；咱富寶回來吃頓飯，掌櫃只嫌咱撈得稠。人家的孩子說句話，『看俺孩說得多利口』（學爹娘誇孩子的口氣）？咱富寶一旁說句話，『吃過飯爲啥不快走』（學東家催人做活的口氣）？人家的孩子生了氣，兩隻小手把眼揉，爹娘看見說好話，拉住胳膊摸摸頭（學爹娘撫摸孩子）；咱富寶受了人家的氣，含着眼淚不敢流，掌櫃看見瞪一瞪，劈頭就是兩必抖（學東家打放牛孩）。提起這些傷心事，三天三夜說不到頭。一樣都是娘生養，（加鑼鼓，但不可用哭板）偏是咱放牛孩子吃苦頭，（溜坂。拭淚。鑼鼓過後仍轉清流，接唱。）陽窪有個劉茂林，這傢伙是我的老對頭。前年給他把牛放，一年賺他玉菱三斗；他有一二個老騷鬍，也叫我趕在牛羣裏頭，羊走得快，牛走得慢，顧了後頭難顧前頭。有一天從他地邊過，吃了他穀子一溜溜，回來把我的工錢扣，三斗玉菱扣了二斗。前年夏天遭荒旱，秋後的莊稼沒有收，去年春天過不去，又到『河裏』去放牛：河裏

莊掌櫃陳邦拴，一年給我玉菱一斗，不說拿不到家裏去，連我的鞋錢也不夠，有心叫他加一點，又怕人家不收留。到了秋天年景好，（以下高興起來）咱向他提出幾個要求，經過工會向他講，工錢加到米五斗；不許打來不許罵，有什麼爭論講理由；村裏叫我上夜校，把我當成個小朋友。毛主席講話不折扣，真做到平等與自由！這個世道真正好，誰不擁護是狗屎！（以下越唱越快）今天是正月十八日，各村的故事到了寺頭。咱富寶也去看熱鬧，把牛散在水溝溝。在寺頭看了一小會，忽然一心上心頭：去年秋天大備戰，柴草都在村外頭，恐怕牛兒撕乾草，急急忙忙往回走。黃牛黑牛都找到，只不見咱的紅驢牛。再也不敢胡扯淡，（鑼鼓）尋我的紅驢轉過山頭！（繞一圈下）

第二場

（姐妹二人上，跑十字，且跑且唱。用襄垣秧歌緊板，或別的快慢相似的調子。）
姐妹遞唱（一遞一句）正月十五鬧元宵，今年更比去年好。減租以後生產好，吃飽了肚子才要熱鬧。三區九村都來到，同在寺頭比高低；安陽門樓演新戲。七子滯要武配高蹺。谷戀鋪推的是花車。蘆牙做事扮的好。扛樁故事面灣裏。乾板秧歌是虎腰。寺頭是軍民合夥鬧，花樣不知有多少。南莊滯演戲怎麼樣？咱自己不能說自己好。

姐妹同：咱姐妹快往寺頭去。

（突然跑出，在中間把姐妹二人分開唱）迎頭跑來我小富寶。（切）

姐妹：小富寶！你真是個冒失鬼！

寶：對不起！我有我的『任務』！

姐：唉！富寶上過幾天夜校就學會說官話了。你有什麼『任務』？

寶：我找我的小紅辮。

姐：找牠做甚啦？這時候還吃得了誰的莊稼？

寶：可是野地裏有堆的乾草呀？

妹：（向姐擠眼）姐！水漿溝那草堆上不是有個紅牛嗎？

寶：（急問）真話？

姐：真話！人家水漿溝毛則喊叫啦！人家說『誰的牛來！』

寶：（笑）哦哦哦！姐妹兩一路鬼！這你可說露底了！

妹：你不信？

寶：還裝什麼正經話啦？我才在寺頭回來，人家毛則在寺頭看熱鬧啦！哄得了我？

姐妹：（笑着想走開）

寶：不能走！（×開手攔路）

（姐妹左走，寶左攔；姐妹右走，寶右攔。）

姐：你真是個搗蛋鬼！

寶：唉！你且不要『批評』我，先作個『自我檢討』再說別人！（每個新字眼都要脫得特別清楚。）

妹：咳！人家富寶真是進步了！還懂得『自我檢討』！

姐：算了算了？算我們的不對！

賈：這檢討得太「籠統」，沒有「聯系實際」。你說你們怎樣不對？

妹：你問得好！我給你「聯系」上點「實際」吧：我們不該哄你，是不是？

賈：對對對！這樣檢討，還「深刻、具體」。既然檢討出錯誤來了，就該受點「處分」！

姐：受「處分」也可以，那總得到政府呀？

賈：我就不用麻煩政府了，咱們自己私下「談判」吧！

妹：你且提出個條件來我們「考慮考慮」！

賈：我提幾個問題請你們回答一下，回答對了作爲了事。

姐：這個可以！你就問吧！

賈：你們答吧！（吹小放牛調第一句，作爲過門，然後吹全譜。唱。）南莊滯去年大歲
租，鬥爭了幾個什麼人物？這些人都有什麼錯，請你姐妹來答覆的以呀孩！（末三
句要重一遍，但可以只奏樂不唱。）

姐妹同唱：郭召義來郭小太，還有一個郭地孩。這三人都有大錯誤，羣衆大會提出來的
噢呀孩！

賈：這三人有些啥錯誤？衆衆爲啥要提出？提出來錯誤有多少，請你們從頭數一數——
姐妹同唱：每個人錯誤幾十件，三天三夜說不完。你問他錯誤有多大，挑他們幾件談一
談——

郭小太租地要押頭，逼得胖孩發了愁，繳不上押錢不能種地，把自己孩子賣到前

博——

郭地孩這人心不良，給人家五女栽上賊。五女的罰金出不起，糶了穀子餓肚腸——

24

還有一個郭召義，他對減租不滿意：減了租不到四十天，硬奪人家玉水的地——

寶：減租後大家翻了身，做了些什麼好事情？人都說咱村很進步，請你們給咱舉幾宗——

成——

王胖孩來自貴栓，把孩子送到三十二團；楊四寶與那李黑旦，翻身以後也去把軍

參——

小富寶你光來問俺，你也是去年把身翻。人家旁人都進步，你把你的進步也談一

談——

寶：咱富寶自從把身翻，走到了人前多舒展，只要我努力勤學習，到將來管保是什麼也

能幹——

姐妹：（向遠處看）叫了一聲小富寶！（指）你的牛去吃人家的草！再遲一會不去趕，

人家一定要喊叫——

寶：（看）謝謝你姐妹多關心！

姐妹：不用客氣自己人！

眾人合唱：各自分手請請！咱以後互相多批評——（分下）

附本劇係歌舞性質，化裝要美化，不必佈景。

——

大祝壽

(廣場歌劇)

武鄉四高

白玉史丹書
王喜貴李子泰
合作

人物：老年男女若干人，青年男女若干人。

地點：武鄉一區。

時間：一九四五年元旦節。

表演：(配合鼓樂台上台下都適用)

第一場

老漢上場(快板)夜來村公所，下帖把我請，要我今爾晌，早到祝壽亭，全村青年男女們，準備慶祝老年人，聽說這件事，叫我大高興，急忙打點，早起身。早起身。

老婆上場(快板)老婆今年六十整，不好管係人家閒事情，人家給我來祝壽，叫我老人犯疑心，不知去得去不得，我去鄰家問一問，問一問。

白：喲！佢表大爺穿的新煌煌兒，外（那）是去那裏做甚麼呀？

老漢白：吭！你還不知道啦！我想你該知道哇！佢都不是給咱祝壽嘍？

老婆白：我就是來問你這個來了！不怕佢活埋了？

老漢白：沒蛋扯說的了！倒還吃你啦！

老婆白：真啊，不要跌涼麼！從前我聽佢說：上了六十歲的人！人家說沒用來！就要活埋啦！

老漢白：吭！你敢情上了當啦！聽我告你說：

（快板）人活六十歲，沒用要活埋，這話本是漢奸造謠言，他怕咱軍民團結好，故意挑撥來離間，誰要上了他的當，倒運一輩吃不開。

老婆白：是這樣的！我可算明白來！外老（那麼）老貨！咱們打點走哇！

老漢老婆合唱：

你說這話果是真，嘩啦啦開了我的腦筋，咱們打點早起身，早些要到祝壽亭，哎吔
哎吔哈吔哈早些要到祝壽亭。（下場）

第二場

青年們上場歌（仿兄妹開荒調）

快快樂樂的新年，足衣足食的時光，咱們不忘共產黨呀，咱們不忘呀爹和娘，共產黨爲咱求解放，爹娘對咱多教養，擁護咱恩人共產黨，孝順咱恩人爹和娘，爲國呀

，翻起呀，在家盡孝，忠孝雙全才是好兒郎，才是好兒郎，哪伊呀哪，伊兒呀哪，
哪伊呀哪。

老年人上場：歌（釘缸調）

大年初一頭一天，家家戶戶賀新年，好吃好穿又清閑，迎贊反攻勝利年。

青年人白：你們都來啦！

老年人白：都來啦。

青年人甲白：大娘來了？

老年人甲白：來了，孩！

青年人乙白：媳婦也來了？

老年人乙白：我也來了，孩！

青年人丙白：大爺來了？

老年人丙白：大爺也來了！

這幾句問答要同時說

老年人同白：實在叫你們費心！好不該來！

青年人同白：這是應該的！大家不要多心。現在人都來齊啦，咱們開會哇。

歌：（仿民主小調）

諸位父老請上邊，你們都是老前輩，青年男女排列好，咱們來行祝壽禮。

老年人：歌（仿民主小調）

諸位青年太費心，把他們請在祝壽亭，大家互相鞠個躬，咱們見面都高興。

青年人：（快板）諸位爺爺奶奶，伯叔姑舅，我們大家，向你慶祝，一報養育之恩，二報創世辛苦。我們青年，常犯錯誤，看見毛病，當面指出。你們長輩，一輩辛苦，智識經驗，都很豐富，多加指教，多加幫助，對於我們，很有好處。

老年人：（快板）我們從前，很有缺點，討厭幹部，討厭青年，見了軍隊，更不順眼，開會訓練，實在不願，肚兒彎氣，嘔嘴瞪眼，明兒參加，背後就捲（罵的意思），這種行動，有個根原，漢奸造謠，挑撥離間，他說人活六十，老耄無為，咱們政府，就要活埋，因此貪生怕死，不敢出頭露面，後來知道受騙，俺才自己瞞怨，直到今天開會，思想越發轉變，不是你們青年，那兒還有今天？沒有你們抗戰，誰來保護老年？今後咱們，互相尊重，青年人要學習老年人技術，老年人學習青年人作風，大家團結，打倒日本，新中國到來共享太平。

青年人白：咱們開個坐談會，大家都發表些意見。

（歌）（仿圍困蟠龍小調）

青問：從前什麼人家才祝壽？什麼人誤着工夫去幫湊？（是安撫的意思）

老答：從前何老財士紳，才能祝壽，窮人們誤上工夫去幫湊。

青問：爲甚窮人給他去幫湊？他對窮人有甚報酬？

老答：種人家地來欠人家錢，只得把何當祖先。

青問：不種他地來，不欠他錢，除了窮人們還有誰？

老答：還有那惡霸和溜涎鬼：爲了仗勢欺人，搥屁股。

青問：他們上壽倒底爲了甚？是不是得到人尊敬？

老答：一來乘着上壽抖抖威風，二來乘着上壽剝削人。

青問：像這樣上壽剝削人，一般人對他有些反映？

老答：鄰家們對他都不贊成，一般人敢怒不敢噴。

青問：像這樣上壽倒底對不對？和咱們今天上壽比一比。

老答：上壽剝削別人有啥道理？到如今上壽實在合理。

青問：如今上壽怎樣合理？你們可隨便提一提。

老答：窮富人家都能參加，全村裏男女老少好像一家。

青問：生產技術俺們都不曉，怎樣才能把錢攪開好？

老答：這個事馬上說不完，咱們以後常常談。

白：從前先是仵老財士紳們才能上壽，如今咱們大家都能上壽，可比從前好得多！

青問：（白）大家還有甚意見？

老（白）：俺們對擁軍優抗，還想說說。

青老（抬唱）（仿鳳陽調）

青：咱邊區，抗屬們，打發子弟去參軍，他們都是開明人，優待他們如父兄。

老：八路軍殺敵人，要擴大來要補充，爲了擴大子弟兵，動員青年去參軍。

青問：（白）還有甚意見，可盡量說一說？

老答：（白）沒甚說了。

青：（白）沒有了，咱們唱個歌散會罷。

青老拾唱：（仿送郎參軍調）

青：學習老年人好技術。

老：學習青年人新作風。

合：哎哎哎呦，互相來溝通。

青：我們賀賀老壽星！

老：我們謝謝青年人！

合：哎哎哎呦相愛又相親。

——完——

8128

400 3 12



BC

230